

荒村神俠

長篇武俠小說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新編
繪圖
荒村神俠傳二集目錄

第四十一回

報父仇邱鼎炎搜首

投古廟薛天生藏身

第四十二回

程一鵬巨眼識英雄

舒文藻棄官學導引

第四十三回

紫禁城捉拿刺客

四海居陡起風波

第四十四回

兩女俠途遇舒文藻

樂大成私訪魏忠掄

第四十五回

拜義父義母兩家共處

結盟兄盟弟五人一心

第四十六回

晏伯霸擂台選婿

守空僧戰勝暈霞

第四十七回

月貌花容失蹤難訪

知心朋友土堆相逢

第四十八回

易服色何來怪客

問六爻自號神仙

第四十九回

十字封條斜貼太僕府

一行差役押犯赴京城

第五十回

周呂二公詐投番帥

邵張兩縣依計納降

第五十一回

邵知縣假割印信冊籍

番元帥中計兵敗身亡

第五十二回

卞蓉卿撕虎看箭

舒文藻石打馬蹄

第五十三回

卞莊主騎驢尋女

藍大王遣兵借糧

第五十四回

藍衫客定計捉賊

黑面虎驅衆渡河

第五十五回

小梅火燒螞蟻山

衆俠寄居蜿蜒谷

第五十六回

假還願乘涼院進香

設素齋月清僧調戲

第五十七回

壁虎精院中尋長老

黃九娘地道見蓉卿

第五十八回

程一鵬涇溪送信

熊飛虎派人歡迎

第五十九回

舒文藻定計救周榮

熊飛虎夫妻重結好

第六十回

一信傳來人不見

劍光飛至孰知誰

新編 繪圖 荒村神俠傳二集

詩曰 愧煞昂藏七尺軀 邦家顛覆莫能扶 世間多少鬚男子 不及閨中女丈夫
中原擾攘嘆頻仍 誰作干城禦侮人 都是睡獅酣未醒 江山何日賦承平

第四十一回

報父仇 邱鼎炎授首

投古廟 薛天生藏身

話說上集書尾。敘到邱鼎炎與玉香姑娘。躲在夾板牆裏。被黃九娘一把。在內拖出。邱鼎炎大抖大顫的說道。求女英雄將我們放下。屋內金銀財寶。般般都有。聽你自取好麼。黃九娘喝道。不問什麼寶貝。我俱不愛。只要你的腦袋兒。就算與你老賊清賬。邱鼎炎驚異道。你們來此。不過想想金銀財寶。怎麼要取我腦袋。這個坎件。是不值錢的東西。取了去有何用處。九娘也不理他。取出腰間寶劍。就砍。邱鼎炎忙止道。暫請女英雄高抬貴手。我有句話兒。要問個明白。死纔甘心。不然。死也不得瞑目。九娘道。我與你不爭一時半刻。有什麼話。那就說出。邱鼎炎道。我與你有何冤仇。一定要我的老命。黃九娘道。昔年殿廷御史黃琬之事。你可記得嗎。我是黃琬之女。黃九娘也含恨之今。爲父報仇。今纔遂其心願。爾還想偷生麼。邱鼎炎聽他說出是黃琬之女。嚇得三魂少二魂。流淚說道。那事不怪老漢。你女英雄不知其中底細。待我說

給你聽。便知明白。將說到此。黃九娘手起劍落。已將邱鼎炎的腦袋砍掉。滾有數尺遠近。再待來殺玉香。只見他涕淚交流。哭得如淚人相似。不覺心內一軟。大有憐恤之意。手裏也就沒勁。呆呆的向他發怔。突然玉香站起。在九娘手裏奪過寶劍。自刎。九娘驚訝道。這人到奇怪得很。人皆貪生怕死。惟獨他要自盡。是甚道理。連忙擋着。假意嚇他道。你休要放刁。縱不自盡。我也是要殺的。且問你一句。悲悲切切的哭什麼。連問數句。誰知玉香越問越哭。九娘估量。這人其中必有別情。我到不能恐嚇。用言再來問他。遂輕言慢語的說道。你有什麼委屈。儘管說來。不但我不殺你。猶可替你伸冤。玉香嘆上一口氣道。說也無益。黃大人生你一個有用的人。能報殺父之仇。則我不但不能救吾父母於牢獄。反陷身孽地。受這般奇恥大辱。卽有西江之水。怎能洗畢身之污。說罷。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休。九娘正待問他。外面一片聲喧。喊殺連天。齊呼捉賊。不要給刺客走了。九娘向玉香道。你且跟我走罷。有什麼事情。都在我的身上。替你雪這恥辱。玉香道。我卽出去。有何面目見故鄉父老。情願死在此地。惟我死之後。有一事相託。女英雄能救出我的父母。死在九泉。當結草啣環以報。決不敢忘大德。九娘道。毋論天大事情。我既許你。總是辦到。不必游移。快跟我走。一邊說。一邊伸手去拉。不却玉香頭在牆上。連碰數下。鮮血直流。九娘心猶不忍。仍想將

他帶出。再行設法灌救。而天生紅菱。齊入房中。頓足道。此會怎麼仍不出去。在此幹什麼。你可曉得外邊的兵馬。四面圍困嗎。九娘這時也顧不得玉香。轉過身子。與他二人並肩殺出。將及怡紅院門首。只見外面密密層層。人山人海。困得水洩不通。九娘道。此地人多。不如從上面走罷。紅菱道。上面有網。我已探過。不及地下好行。任他有千軍萬馬。我們三人。又何懼哉。於是三人各把身上找紮一回。甯一會神。運起全身工夫。三人一齊殺出。當道的人。腦袋兒紛紛亂滾。猶如刀切瓜一般。尸堆滿地。血積成河。他們三人。終是冲不出重圍。爭奈殺得一層。又是一層。越殺越多。尸身幾與簷齊。他們也覺得有些困倦。不似先前那般勇猛。九娘道。官軍如是之多。怎能得出。再到天明時候。格外難行。我們不在此時設法。冲出遲了。恐怕難上加難。天生道。你們在此廝殺着。待我回至院中。暗探傍有什麼道路。好走。紅菱道。你快去快來。不要有誤。天生答應一聲。轉身回奔院中。見院裏的人。紛紛亂躡。有的腰裏夾着衣服。有的肩上扛着箱子。嘴裏還說道。快點從門走呀。不要再遲。怕的他們殺進。我等不好出去。天生也不聲張。相隨在後。曲曲灣灣。走過好幾重院落。路盡處。果有一個小門。祇容一人出進。那些人都從這裏出去。天生連忙回過頭來。跑至半路。那些軍兵已進了前門。有人指着天生道。這個黑臉漢子。最壞不過。殺的人莫過於他。天生見

勢不諧。慌忙從耳門裏躡出。再等軍兵追至。他已出了天羅地網。如開籠放鳥。運起飛工。逢屋過屋。一霎時間。躡出禁城。不見後面追兵。心纔放下。喘息一會。自言自語道。我今雖然脫了羅網。但是他們兩人。不知在甚地方。如今不見一個。敢是被官兵捉去麼。我就離這一刻。竟衝得東逃西散。一個人怎好回去呢。今夜還要進城。打聽實在。日開須到僻靜所在。方好藏身。若在熱鬧場中。被人看出破綻。有許多不便。主意打定。起身就走。復行說道。哎。我今這般想。他們二人。如若回去。我豈不是白等嗎。到原路上去等他。是爲妥當。遂走到來的原路。由晨至中。由中至晚。那裏有人。連影子也不看見。半個又怕在他之先。已經過去。問到來去的行人。可曾看見兩個女子行路。皆回沒有。天生道。這是一定被官兵所捕。毫無疑惑。黃昏時分。踽踽獨行。跑至禁城脚下。不敢走城門。公然直入。抬頭仰視。又見城上鼓角齊鳴。防衛甚嚴。換過幾處。俱是如此。自己發急道。到了城裏。還要許多耽擱。此會不得進去。怎麼辦呢。好歹我要進去一走。卽把身子扭了兩下。人已上了城頭。尙未着脚。不却早被防守的看見。大叫喊賊。天生吃了一驚。暗罵道。這般狗娘養的。防得真嚴緊呀。今已來此。一靜不如一動。隨時身子一閃。躡上敵樓。直挺挺的睡在屋脊背後。只不做聲。這也是他藝高人胆大。所以纔敢如此。若換他人。旣在千軍萬馬之中。九死一生。好容易逃

出焉敢再去。天生伏在敵樓後邊。先。前猶聽見人聲鼎沸。繼而聽人罵道。你看見鬼似的。把人鬧得神魂不安。向後不看真了。再捉風捕影的胡言亂道。定將造謠惑衆的罪過懲治。不得客氣的。有一人回道。我明明白白。看見個黑影子。從下面上來。一閃即不見了。若是不說。將來生出事故。又要怪我們防守不嚴呢。兩下互相埋怨。天生直耳聽聲。知已無事。就從敵樓後邊。慢慢下來。到了城裏。指望好行。依然成羣結隊。敲得宵柝連續不絕。無人往來。天生只得在屋上跑了幾處。機關探不出一些消息。眼看東方發白。躊躇道。費盡千辛萬苦。才得進城。尋了半夜。不見一些影形。漸漸天又亮了。怎好出去。正在出神。忽見面前有坐古廟。信步走去。廟宇不甚寬敞。前後共計二十餘間房子。仰視門頭上面。雖有幾個金字。奈年深日久。斑駁不可辨識。兩扇大門。祇剩一扇。前殿中間。韋馱龕子。猶在內裏。是個空的。不知神像歸於何所。兩山十八尊羅漢。斷頭折足。東倒西欹。再向後走。就是正殿。當中有一坐大佛。到有七八尺高。身上金漆。一片無存。繞至佛後。背間有一圓洞。內如笆斗。裏頭是個空的面。前供桌。祇有三隻腿。香爐燭台。亦不完全。灰塵積有寸許。天井裏蛛網雀糞。舉目皆是。東西兩無窗門。櫺扇一概俱無。裏面也沒有什麼桌椅條几。空空如也。看那形像。是個人跡罕到的地方。淒涼萬狀。天生忽然想起道。此地真是僻靜。我何不躲在這

大佛肚裏住兩天。晚上好去打聽消息。夜裏在此睡覺。人也尋不到的。隨在身邊取出乾糧。吃了兩包。腹中已飽。就從大佛背後洞中爬進。可喜裏邊寬而且大。一些不覺得悶人。到很自在。身子倚在佛像身上。心中猶打算再到夜間預備到甚地方。尋訪二人。用何計策。思前想後。未有多時。竟昏昏沉沉的睡去。及至醒來。翹首一望。說道。哎呀。不好了。怎麼這般困倦。睡到這會纔醒。天氣漆黑。正不曉得到了甚麼時候。急急忙忙。站起身子。伸開兩手。摸索佛後的圓洞。摸了半會。未曾摸到。咕咕唧唧的說道。這却怎麼的。敢是猶未醒嗎。復又坐下定一回神。再起摸之。不像在大佛腹中。寬展較前大得數倍。猶覺悶人氣。伸不出。詫異道。此必遭歹人毒計。身陷土穴。事已如此。且不聲張。單看有甚人來。將我如何擺佈。說着。仍然坐下。等了許久。那裏有人約計時辰。足有一日。不見絲毫動靜。肚裏有些飢餓。又到身邊去摸乾糧。不却連乾糧也一些沒有。先前猶可忍耐。誰知後來。餓得內火中燒。越覺難過。自說道。這個悶葫蘆。真正要把我悶死。絕跡不得人至。死在這裏。九娘紅菱猶不曉得如今我亦不知他們死活存亡。設或他兩人尋我不見。却又不知怎樣一個人坐着沒精打彩。正在這裏想想。那裏想想。陡然的天旋地轉。覺得頭暈眼花。坐臥均不適宜。欲知旋轉究竟到幾時纔止。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程一鵬巨眼識英雄

舒文藻棄官學道引

話說薛天生一人悶悶在內不知在甚地方。正在胡思亂想。陡然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坐臥均不適宜。心裏說道。此必是我餓得工夫大了。以致如此。連忙鎮定精神。兩眼緊閉。停沒半會。覺得好多。心裏猶突突亂跳。忽聞有人叫道。你真好自在呀。睡到這會。猶未甦醒。天生聽見人喊。隨即睜開雙眼。見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站在面前。再一細看。不是那座古廟身子。也不在大佛肚裏。四面玻璃窗戶。屋內雖不甚大。陳設却也十分幽雅。壁上掛着字畫。不像小戶人家。驚疑不已。自語道。怎麼把我弄得顛顛倒倒。宛如做夢的一般。那孩子笑道。你想什麼。天生道。我不想什麼。請教你家是誰。孩子道。我不曉得的。你問怎麼。天生道。我說的是規規矩矩的話。你反當作戲言。孩子道。誰與你遊戲。我是本不知道。怎敢亂對。天生笑道。這也希奇得很。豈有自家。人不曉得自家嗎。孩子道。我做我的傭工。誰問人的家世。主人叫我來問你。餓是不餓。備有現成的飯。要吃。我就送來。天生聽說有現成的飯。怎麼不吃。隨答道。我到餓得要死。既承你主人高誼。着你來問。那就有煩。快些送至。孩子轉身出去。果不一刻。兩手端個大木桶。放在桌上。說道。餓了。你就吃罷。酒也有的。你喜歡吃。就向我要。天生站起一看。見那桶內。盛着一桶不生不熟的乾牛肉。到也熱氣騰騰。香味撲鼻。餘

無他物。天生道。未有飯麼。孩子笑道。所以世界上好人難做。先前看你餓得要死。好心好意的送桶肉來。誰知猶不知足。還要飯吃。這桶肉不夠你吃的嗎。就是不夠。廚房中尚多。十桶八桶的總有。儘你吃飽爲度。可放心罷。天生不敢再說。伸手拿起牛肉就咬。吃了兩口。猛然想起道。我這個人。真是粗魯得很。倘若他將濛汗藥。投在肉裏。吃下肚去。怎想有命。口裏却又不好說明。反弄得他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進退兩難。躊躇不決。那孩子在傍。似懂他的意思。跑至桌邊。氣忿忿的連吃數塊。末後罵道。鬼鬼祟祟的樣子。不成大器。實是可惡。生怕用毒藥。把你害死。我吃了。你可放心麼。若是想害你性命。不得到這會了。天生聽他話裏有因。料想沒有歹意。便放心大胆的吃肉。到了半飽的時候。又問那孩子道。你家主人。姓什麼呀。幹甚營業。那孩子道。嚕哩嚕嚕。纔多少窮話。你問他幹甚營業。難不成做強盜麼。天生陪笑道。不是這般說。今朝無緣無故。打擾府上。心裏很爲感激。問你一聲。如其在家。請你引導。會貴主人一面。當面辭謝。不在家中。只要曉得名字。將來或者途路相逢。卽好酬答。較之一些不知。要好得多呢。且我身有重要事情。不能久居此地。那孩子道。那有這般容易。牛肉把你吃飽身就想脫了。祇怕來得去不得。走的一事。在我看來。你可打斷妄想罷。天生道。此話怎講。孩子道。要走不難。你將吃下去的牛肉。仍然吐給我。暫時就

放你出門說着。將那木桶端走。由此不復進來。天生悶得好不自在。站起來逛逛。那孩子突然跑來。說道。主人將至。與你談話。有問必有答。不問切勿多言。他的皮氣不好。將說這幾句。後面來了一人。年紀只在三十上下。衣冠楚楚。氣宇軒昂。似貴官氣象。迥非凡人舉動。天生不等他開言來問。即上去行了一禮。說道。薛天生深感尊府賜肉。得充一飽。無以相贈。愧悚何極。但是先生羈留小子在此。不知將何教我。那貴人沉吟道。適纔我聽你自報姓名。爲薛天生。可是四川省甯遠府鹽源縣西那個薛天生嗎。薛天生點頭道。小子正是。那貴人雙手把他捺在上面椅子坐定。就地跪下。磕上幾個頭。把薛天生反忙的不迭。立即站起連說怎的一面說一面來拉。遜謝道。你這一來。教我更不能當。那貴人道。不瞞好漢說。我行走江湖。却非一日。久聞大名。如雷貫耳。恨無緣相見。今朝得覩英雄。又不認識。百般怠慢。有眼無珠。獲罪匪淺。請求寬恕。天生道。我還未動問尊姓大名。前在破廟藏身。爲何今日得到府上。弄得我志志忑忑。實不明白。是何緣故。那貴人道。實不相瞞。我姓程。名一鵬。性好遊俠。家君在日。庭訓甚嚴。口講指畫。由晨至夕。無一暇晷。拘束不得自由。十五歲曾列膠庠。十八歲秋闈。蒙汪大總裁拔取第一。其後會試。亦徼幸中第五名進士。旋即分發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知縣。未及滿任。改授湖南衡州知府。纔三閱月。先嚴病故。回里丁憂。

由此無心仕進。放浪江湖。行至河南歸德。寄居逆旅。得遇雙劍道人。傳授陸地飛行法。又授以吐納諸術。用功一年。盡得真傳。其後歸來。卽以行俠仗義爲己任。近二年間。慣喜做一種不端的故事。說來要惹好漢不齒。天生道。什麼不端的事。請一發說出。既爲自己。何用隱瞞。程一鵬帶笑說道。凡見殷實富戶。王侯大人。不捨錢財者。卽於夜間躡入內室。勢必傾囊倒篋。席捲一空。然後將此金銀。分散老弱殘疾。貧民無告之人。所幸者。自己却不貪愛這不意之財。說至此。天生悚然起敬。說道。此正貴人做的好事。何言不端。這種舉動。實令我等欽佩。程一鵬道。自做這事以來。惟恐敗露。特於這屋底下。開一暗道。直通破廟神像坐底。因爲出進便利。不意前天城內出了兩件案子。不知是誰把邱鼎炎他們刺死。日夜盤查。出進行人。捉拿刺客。非常嚴緊。那種買賣三。我就未敢去做。昨日從這地道出去。看看外邊氣象。將到佛座底下。看見好漢在那裏打盹。我疑也是道中人。故把機關一按。到了我這屋裏。想收在身邊。做過徒兒。當時吩咐小徒能忠。不等我回。切勿放出。我在外面半夜半天。放你之時。適纔回歸。天生道。邱鼎炎一事。卽係我等所爲。程一鵬驚異道。却爲何事。傷他殘生。既然得手。怎不遠颺。還留在是非之地。做什麼。兄真好大胆呀。天生卽把邱鼎炎陷害黃曉他的女兒九娘。替父親報仇。及紅菱與他同來。在怡紅院被官軍衝散。他來

尋九娘紅菱兩人。前前後後。一五一十。通盤說個不了。程一鵬遲疑道。這兩人未走。一定仍是伏處城中。不曾失脚。就是今天早上。五城兵馬司。同巡城御史。猶在各處訪拿。據人傳說。皇上限定他們。在五日內。定要將兇犯拿到。否則革職辦案。天生道。我與官兵廝殺多時。認得我的很多。日間不敢出頭露面。故於夜裏打聽爲今之計。我要回去一踰。看他們究竟。回是未回。這裏還請貴人。替我代爲明察暗訪。若是遇見他兩人。煩告訴一聲。免得他們又要尋我。程一鵬道。你不要心急。在這裏歇兩宿。仰慕多時。今朝纔得聚會。何言遽離。我還有心事談呢。明天我再替你請一位。兩下分頭尋訪。這人比我。猶加十分精細。軟工第一。惜乎硬工不足。天生道。是誰呀。程一鵬道。此會與你不便談明。到時自知說罷。遂令能忠到臥濤軒收拾好了。我們預備到那裏談心。能忠答應一聲。是。轉身就走。不多半會。回來說道。臥濤軒已經收拾齊備。程一鵬站起身子。邀天生偕行。天生更不推辭。跟隨在後。從這斗室裏。房間。床。巷。走過。轉灣向東。復折向南。有一棚豆架。兩旁卍字形的竹籬。左手籬外。有一道清溪。上勝小虹橋一座。由橋過去。尾着溪邊。走沒半里。看見一椽茅屋。門頭上面。橫懸一扁。題着臥濤軒三個藍字。這屋四面。都是環繞着青溪。其聲潺潺。到了屋裏。几榻上面。陳設商彝。漢鼎。壁間掛的。全是碑文。天生也不識得好醜。估量一定是貴重物品。

宛然世家模樣。二人就在坑上對面坐下。能忠烹了一壺好茶。將待要飲。只聽外面有人走着說着道。今天是什麼貴客。特地帶到這個所在。不想把我帶來。逆料是避着我的。我今偏走到這裏看看。你們談的什麼心。一邊嚷一邊跑。這時已進了臥濤軒門內。程一鵬站起。滿面帶着笑容。迎上去說道。大哥來得正好。就請坐下。來人指着薛天生問道。此客是誰。程一鵬道。你我平素所談的四川薛天生。這人就是。那人拱手說道。久仰久仰。今日得覩台顏。真是三生有幸。天生看那來人。年紀只在三十開外。繞腮鬍子。頭戴一頂方巾。衣服正身長至膝頭。兩袖到拖至脚面。寬而且大。一種風風洒洒的樣子。迥異常人。天生看畢。也行禮相還。隨口答道。請教老兄尊姓大名。程一鵬道。此即適纔與你談的那位。不要我請。他也來了。真好得很。天生道。雖聽兄談。究竟未提名姓。那人說道。小弟姓舒。名文藻。字香齋。別號半顛居士。文章一道。當年也曾用過十年功夫。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遂投筆從戎。學班定遠之志。在行伍數年。稍立功勳。奈當道者。盡用私人。無門徑的。縱身經百戰。終是在人之下。不得拔擢。因此棄職歸來。練習導引之術。未及一年。得了一個喏疾病。飲食不能下咽。多方醫治。迄無效驗。遷延數月。骨瘦如柴。奄奄就斃。自謂殆將就木。亦無望再有生理。不意來一道士。背負藥囊。自言精於歧黃。替人治病。貧富不受錢文。叩問所來。說是

茅山上清宮道號真如。奉祖師命雲遊四方。治人疾苦。並給藥餌。弟即求他醫治。真如望了一眼。笑說道。爾想成仙。用功太速。致有此疾。目下根深蒂固。非藥餌所能除也。聽他所言。以爲必死無疑。也就絕望。其後他又說道。此症要得除根。怎樣來。還是怎樣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苟能不斷。可以痊愈。天生問道。最後他竟說出什麼道理。把老兄的貴恙治好呀。舒文藻道。老兄不用着急。許多的話在後呢。待我慢慢的說給你聽。天生點頭道。好。舒文藻就原原本本。說個不清。欲知說出什麼。且看下回書中分解。

第四十三回

紫禁城捉拿刺客

四海居陡起風波

話說舒文藻對天生言道。這位真如道士。說我病要痊愈。怎樣來。還是怎樣去。我却不懂。追問是何說項。真如道士道。學仙一道。人之身體。非具有純陽不克。若是性情暴躁。氣息太柔。俱不能學。暴則易於生疾。柔則難於成功。純陽之體。柔中有剛。剛裏有柔。剛柔相濟。是爲得宜。你的性質。嫌其有剛無柔。加之呼吸之功。用之太速。水本無多。被火燒耗。火猶不息。自然人生疾病。譬如釜裏無水。久燒則釜破裂。你今要得病愈。先要養陰。等陰分充足。然後徐徐制服陽分。依此做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便可復原。弟被他說得毛骨悚然。起敬道。如師傳這般說項。弟子倘能得以再生。